

【流光碎影】

# 半城湖三面柳的遗兴韵事

□孙葆元



## 送别宴上刘凤诰吟对铁保挥毫

清嘉庆九年（公元1804年），刘凤诰主持了山东学政四年，后奉调将离开齐鲁大地，新任山东巡抚铁保匆匆从河南封丘救灾现场赶回来为他送行。铁保是前一年由广东巡抚调任山东的，不想立足未稳黄河就在封丘段决口。嘉庆皇帝急调铁保抢险，他上任后未及领略泉城风韵就奔赴灾区。如今刘凤诰要走，同城为官，他不能不送。刘凤诰虽为学政却是朝廷重臣，他来济南就任之前嘉庆皇帝就给了他一道密谕：“衡文取士，汝所优为。整饬士风，咸归雅正，尤为要务。至于年岁丰歉，大吏贤不肖，皆应随时密奏，不可缄默，亦不必存见长之念。”可见他身兼监察之能，并不是一个只负责学政专业的职员。铁保贵为巡抚亦对他刮目相看。

送别宴会就设在铁公祠内，说来有意思，铁公祠是供奉明代济南太守铁铉的祠堂，那是一位捍卫国家正序的英灵。而今这位巡抚也姓铁，文才政略，直声誉满天下，两位铁公，两朝封疆大吏，形神毕似。酒酣之时，刘凤诰指点眼前湖山，大概是对故地的留恋，又大概是对新巡抚的地方简介，随口吟

出这副对联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。铁保闻听豪兴大发，即命人取过笔墨纸砚，一挥而就。他是当朝四大书法家之一，临习王羲之父子、颜真卿、欧阳询，又不似前輩书家，而是集几家之长，刚劲中有柔美，浑成独特的书体，一向被同僚视为珍爱。两位大家宦游于泉城，相逢之间，寄情山水，留下这一幅珍迹，可谓珠联璧合，谁又不说这是一段佳话呢？铁保南征北戍留下无数足迹，大明湖这副联记录了他的一段光阴碎片，弥足珍贵。

## 刘凤诰：独眼学政“依旧照乾坤”

刘凤诰字圣牡，号金门。他的泉城楹联写出了这个城市的灵魂，然而他的相貌并不如他的文辞那么美。大概早年有眼疾，只有一只眼睛看世界。他少时贫困勤学，乾隆四十四年中举，又十年奋发，乾隆五十四年获殿试一甲第三名，为当朝探花郎。乾隆帝心里就有点嘀咕，这个探花形象有点缺憾，一只眼怎么给朝廷办差？可人家学识摆在那里，科举取士，岂是儿戏，不用又不行。皇帝歪心一起，想难为难为这位新科探花，一天把刘凤诰叫来对对联，老皇帝出句：“独眼不登龙虎榜”，刘凤诰一听，不卑不亢地对道：

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，楹联镌刻在大明湖铁公祠西的月亮门旁，这里是它的诞生之地。假如有一座城市文化的城门，我想这副楹联应该镌刻在这城门之上。泉城人可以背不出唐诗宋词，但没有说不上这副楹联的。这副楹联是怎样产生的？它的作者、书写者背后又有怎样的人生故事？泉城人未必说得上来。

“半月依旧照乾坤”。

乾隆爷一听，心怀有所释然，暗暗嘉许，仍然挥不去嫌弃，又出一联：“东启明，西长庚，南箕北斗，谁是摘星子”，这回刘凤诰不再客气，豪爽地对道：“春牡丹，夏芍药，秋菊冬梅，臣本探花郎”。一语既出，乾隆帝击节赞叹。

也许这是世人杜撰的故事，但是佳联工对反映出刘凤

诰的才学不是浪得虚名，他一生主持教育事业，培养出士子无数。刘凤诰离开济南后调至浙江，在那里因对考生“徇情”获罪贬戌黑龙江，他在那里积极发展汉文化，推动了蛮荒之地的文化建设。晚年著有《存悔斋集》三十二卷。

## 铁保：官场多波折书法驰名

刘凤诰走后次年，嘉庆十年，铁保也调离济南，升任两江总督。嘉庆十三年江苏山阳县发生洪灾，淮河泛滥。为赈济灾民，嘉庆帝前后调集五十万两白银安抚民生。赈济由铁保主持，他深知官员的贪欲甚于水灾，前脚散银后脚稽查。深谙官场之道的铁保派了江苏候补知县李毓昌实施暗访，谁知这一查还真查出问题，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虚报户口，浮冒赈济款项三万两白银，这一贪污行为立刻被李毓昌查实，面对稽查他向李毓昌提出平分，但李毓昌不为所动，坚决查处。王伸汉一看无路可退，买通李毓昌的仆人，用毒酒鸩杀李毓昌，伪造自缢现场，又收买了其他官员。窝案猖獗，竟瞒过了铁总督。

李毓昌是山东即墨人，灵柩回归故里，他的妻子不胜疑惑，遂开棺验看，结果发现惊人的秘密，棺内有血衣，遗物中有其夫奏折残片，上书“山阳冒赈，以利啖毓昌，毓昌不敢受，恐上负天子……”真相昭昭，铁案如山。李家人上告朝廷，嘉庆震怒，王伸汉之流数十人多被查处，铁保也因失察之罪被革职流放新疆。

铁保在新疆撰写了大量游记和诗词，讴歌了天山大漠的风情，用汉文化融合了民族团结。他二次贬谪到吉林，在被称为柳条边的未开垦之地，他也像刘凤诰一样勤奋著述，主编了《白山诗介》，嘉庆皇帝亲自为他的《熙朝雅颂集》题写书名，他还著有《惟清斋全集》、《惟清斋字帖》、《惟清斋法》等著作。铁保是近代史上重要的书法家。

泉城有幸，接待了这两位文化过客。他们也不负泉城盛情，为这里的湖山、碧柳、莲荷留下遗韵。

【民间记忆】

## 后宰门街老字号曾有繁华绘春色

□韦钦国

济南老街古巷很多，各有特色，各有风情，位于历下区大明湖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后宰门街即是其一，这条街东起县西巷北口，西止曲水亭街，长400米左右，在老街当中并不算短。

与其它老街小巷朴素的名字不同，后宰门街更为高端大气上档次——明清时期，王爷府邸后门（即北门）一般都称为“厚载门”，但当时普通百姓多半不识字，以讹传讹为“后宰门”。

后宰门街位于老城，地理位置较为重要，附近有百花洲、曲水亭街等景观，渐次成为商贾汇集之地，店铺林立，最为知名的当数九华楼饭庄、同元楼饭庄、远兴斋园、庆育药店。

九华楼饭庄位于街东首路南，以济南人熟知的“九转大肠”闻名。店主杜氏喜欢九字，在济南开设的九家店铺均以九字打头冠名。光绪初年，一次主人在自家店里招待客人，大师傅用猪大肠做了一道菜，酸甜可口、肥而不腻，客人们非常高兴，给取了个“九转大肠”的菜名，一来取悦主人，二来夸奖厨师技艺高超。此后，九华楼生意非常红火，后来渐趋衰落。

同元楼饭庄位于后宰门街中段路南，由当时历城县董家镇吕正轩兄弟四人于1911年共同创办，取名同元楼，有“同心开创新纪元”之意，既经营小吃，又承包酒席，最有特色的小吃当数猪肉灌汤包。灌汤包用半精、半肥的肉馅，用上好酱油腌上一宿，再加姜末儿、香油、味精等，配上从大明湖里采来的蒲菜切成碎丁，加进肉皮冻，包好后放在笼里蒸熟，包子就散发出蒲菜特有的清香，相当诱人。

同元楼还有一道名菜糖醋鲤鱼和“砸鱼汤”，做好的鲤鱼形似鱼跃龙门，色呈琥珀光泽，鱼内外焦里嫩，糖汁酸甜微咸。“砸鱼汤”就是把吃剩的糖醋鱼头、尾放入锅中，用勺子把鱼头砸碎，加清汤和醋煮沸，盛入汤碗内，撒上胡椒粉、芫荽末，就成了另一道汤菜“砸鱼汤”，类似于现在的一鱼两吃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是同元楼鼎盛时期，此后长盛不衰，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歇业。

同元楼东面有家“远兴斋”酱园，是当时济南最大的酱园，曾占据此街南北多处院落。老板是清末章丘李姓商人，他很有商业头脑，在济南开有多家分号，此处的规模最大，是他在济南开办的八家“兴”字号商业的代表，生意最火时店里摆放着300多口能盛500多斤酱菜的大缸。事实上，酱园不止生产酱菜，其产品还进行了上下游延伸，包括酱油、醋、酿造酒等，其“玫瑰池”烧酒曾名噪一时，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多元化经营了。

后宰门街中段路北，还有同治年间尹氏开的“庆育药店”——此名仿照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浙江杭州开设的“胡庆余堂”，虽然“名不正”，但药货真价实，尤其是其招牌药“至圣保婴丹”可治愈多种儿科杂症，久负盛名。当时，老城一带流传着“不服保婴丹，便吃鹧鸪菜”的说法，意思是说谁家孩子有病了就要服保婴丹。上世纪50年代，药店在公私合营后逐渐歇业。

另外，这条街上的翡翠斋裱画店、钱茂林笔墨店等都曾名噪一时，只是一朝繁华成春梦，岁月掩尽百年香。如今，岁月暗换，时光无情，这些传统前店后宅的知名品牌，都在沧桑岁月的荡涤中失却了曾有的风采，只有那阴郁、灰色的老旧建筑，依稀能看到它们曾有的光鲜和风采。

【口述城事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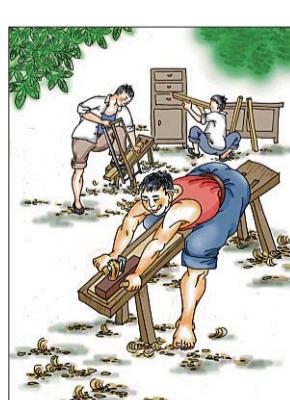
□张世亮

## “打家具”的年月，木匠比木头多

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，济南曾兴起过“打家具”的热潮。那时许多解放后出生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“50后”们大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相比自己的前辈，这些年轻人不满足现状，他们对即将组成的小家庭怀着无限憧憬，其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家具的要求。

当时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物资供应相对匮乏。济南市虽然有几家木器厂生产家具，但品种单一，式样老旧，而且还须托人才能买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许多年轻人转变思路，尝试自备木料，请来家制作家具。这样既省钱，又可以满足自己喜好，并可做到多件家具风格统一配套，可谓经济实惠。很快，这种方式引起许多普通家庭的羡慕和效仿，并迅速流行开来。

记得当时济南城里，木材成了异常紧俏的物资，而木匠师傅更是极受欢迎的人。在工



作之余，他们被请到自己的亲友、亲友的亲友家中大显身手，忙得不亦乐乎。那时人们还没有“挣外快”和“第二职业”的概念，忙忙碌碌就是图个相互帮助，增进友谊。只要有好酒喝着好烟抽着，同时享受着高接远迎的待遇，师傅们便体会到了自身价值，大有“累并快乐着”的良好感觉。

后来，要求打家具的家庭越来越多，专业的木匠师傅实在难以应付，许多人等不及了，便买来或借来斧、刨、锯、凿等木工工具，开始自己动手学习木工手艺。一时间，自学成才的业余木匠遍地开花。然而木匠离不开木头，木材需求量的直线上升，使得整个济南市“一木难求”。记得当时流传着一句俗语，叫“木匠比木头多”。真是既诙谐又形象的写照。

那时我正在准备结婚，理所当然地加入到自学成才的木匠之列，为了筹备木材，我把家

茶几、圆桌、写字台等。到最后制作大衣柜时，几位要好的“业余木匠”齐聚我家，大家分工协作，连续奋战了两天，一件崭新、散发着松木香味儿的大衣柜竖立在了我们面前。面对满屋的新家具，大家心中很是自豪，朋友们对自然要开怀畅饮、庆贺一番。

经过一系列实践，我的手艺有了很大提高，从画线下料到推刨子拉锯，从凿卯开隼到组装刷漆，这些基本功都能独立完成。有一次朋友约我一起给别人帮忙，他给人家介绍说，“这位是业余三级木工张师傅。”虽然知道朋友是在调侃，但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。

后来几经搬迁，但几件旧家具一直舍不得淘汰掉。有时，我抚摸着那些油漆脱落处带有沧桑感的木纹，感慨良多。因为它们出自自我手，记录着我的青春、爱情和“木匠比木头多”的岁月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  
qlwbxujing@sina.com